

HUM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湖南文艺出版社

CS

马语者

THE HORSE WHISPERER

尼古拉斯·埃文斯 / 著
Nicholas Evans
卓今 / 译



医药学院 610 2 11030507



OPEN



医药学院 610 2 110305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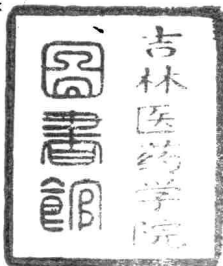
THE HORSE WHISPERER

马语者

尼古拉斯·埃文斯 / 著

Nicholas Evans

卓今 / 译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语者 / (英) 埃文斯 (Evans, N.) 著; 卓今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5
书名原文: The Horse Whisperer

ISBN 978-7-5404-4935-3

I. ①马… II. ①埃… ②卓…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7367号

The Horse Whisperer by Nicholas Evans

Copyright: © 1998 by Nicholas Evan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P. WATT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图字: 18-2010-177

马语者

作者: 【英】埃文斯 (Evans, N.)

译者: 卓今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易见

整体设计: 吴学军 进子 赵婧 刘春瑶 燕子 黄芸

排版制作: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裕锦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1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26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404-4935-3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献给珍妮弗

莫逐有缘，勿住空忍，

一种平怀，泯然自尽。

——出自《信心铭》

僧璨（？—606）

1

死神以同样的方式再次来临，如同它刚来时那样。它们降临在女孩的梦里，纵然只是一些阴影，它们交叉盘旋，将她唤醒，然后疾速飞逝。在这个难以预料的早晨，当她睁开双眼时，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会发生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闹钟表面黯红色亮光提示，离她设的起床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她静静地躺着，头也懒得抬，仔细琢磨一下刚才的那些变化。天光有些暗淡，不像往常这个时辰漆黑一团。卧室那头的架子上，杂七杂八地摆满了东西，借着室外的微光，她能够清楚地辨识出那些她在骑马比赛上获得的奖杯。奖杯上微黯的金属光亮映衬出贴在架子上方摇滚明星的脸，她曾经对他们十分着迷。她沉默静听，感觉到房间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寂静，带着某种期待，就像是说话时吸气与呼气之间那短暂的停顿。不过，很快气氛就会活跃起来，地下室的锅炉将会发出低沉的轰鸣声。老农舍的地板也会照例吱吱嘎嘎地抱怨一阵。她钻出被窝，走到窗前。

下雪了，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从池塘边竖起的篱笆侧面的积雪来看，怕有一英尺深。在没有偏转风的情况下，绒毛雪片不再漫天飞舞、飘飘零零，而是完美地垂落地面。雪均匀地堆积在六株小樱桃树的枝丫上，那模样看上去很滑稽。那些树是父亲去年亲手栽种

的。小树林上空，一颗寒星闪耀着深蓝色的楔形光芒。女孩看到窗户底下结成成型的冰雪花边，她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地按压在上面，花边立刻融化出一个孔。她打了一个寒战，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此刻完全属于她的这个小小世界的改变，使她感到强烈的兴奋和震颤。她转身回去赶紧穿上衣服。

昨天晚上，格蕾丝·麦克林陪同她爸爸从纽约市抵达这里，就他们两个人。她一向喜欢这段旅程，呆在封闭加长的梅赛德斯轿车里面，在塔康尼克州立林荫大道上奔驰两个半小时，一起听磁带，聊校园生活或者听他谈最近工作中的某个新案子。她喜欢听他开车的时候闲聊，看着他穿着周末休闲服慢悠悠心情舒坦的样子，她感觉这个时候爸爸完全是属于她的。

像往常一样，妈妈要参加一些宴请、典礼，或者某些她喜欢的集会。今天早上要赶火车去哈德森，要求务必当天赶到。星期五晚上，车流缓慢爬行，拥挤不堪。这种情景使她脾气暴躁，心急如焚，她往往要指挥罗伯特一通，心情似乎得以补偿。格蕾丝的父亲这时候会听从她的指引，慢点、快点、绕过前面的堵塞！他从不打断她的指令，只是言听计从。有时候从后视镜里瞄一眼坐在后排的格蕾丝叹气、苦笑、无可奈何。格蕾丝父母的关系对格蕾丝来说一直是神秘难解的。在这个复杂的世界，绝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种简单的统治与服从关系。格蕾丝不想卷入其中，躲进她的“随身听”这个庇护所里，懒得理他们。

整个旅途，妈妈一直埋头工作，在火车上她心无旁骛，全神贯注。格蕾丝最近和妈妈一起旅行，她留心观察，发现妈妈投入工作的神情十分专注，让她唏嘘不已。妈妈根本不朝窗外看，哪怕瞥一眼都不曾。只有当她接听某位大作家或者比她更性急的助理编辑的电话时，才抬起眼，空洞茫然地看着前方。

格蕾丝房间外走廊平台的灯依然亮着，她穿着袜子蹑手蹑脚走过去，父母卧室的门半开着，她停下来，挂在楼下大厅墙壁上的钟发出嘀嘀哒哒的声音，父亲轻微的鼾声让她很安心。她到楼下的前厅，屋外白雪皑皑，透过敞开布帘的窗户，将天蓝色的墙壁和天花板映照得亮堂堂。在厨房里，她将一杯牛奶一饮而尽，又吃了一块巧克力饼干，草草地写了一张便条放在电话机垫子上：去骑马。大约十点钟回。爱你的，格蕾丝。

她抓起另一块饼干边吃边穿过走廊，门后面放置着一些他们穿过的大衣和沾满泥水的靴子。她用嘴叼着饼干，穿上羊毛夹克，优美地弹跳着穿上她的马靴。她将夹克的拉链一直拉到脖子，戴上手套，然后从衣柜的搁板上取下骑士帽。她略微犹豫了一下是否该打个电话给朱迪思，现在外面厚厚地积着雪，确认一下她是否还会去骑马，回头一想，又觉得有点多余。这种情况下朱迪思一定比她还兴奋。就在格蕾丝打开门，跨进寒气袭人的空气里时，听到地下室炉火正呼呼地燃烧着。

韦恩·P.坦纳的目光越过咖啡杯子的杯口，神情忧郁地看着园子外面一排排压雪车。他讨厌雪，更讨厌在下雪天的野外被警察逮住，偏不凑巧，就在刚才短短几个小时内两次被抓。

这些纽约的州警，自鸣得意的王八蛋，无时无刻不以此为乐。他知道他们已经盯梢自己两英里了，对方更是清楚他已经看见了他们，但他们并不急于抓住他，而是享受着玩弄猎物于股掌之中的乐趣。接着警灯“刷”地亮起来，警察指挥他把车停在路边。一个时髦俊俏的帅哥，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戴着他那顶高顶宽檐的斯特森帽，模仿那些该死的电影警察，潇洒傲慢地来到他的汽车旁边，韦恩估计这孩子会问他要行车记录，他主动交付出来，看着这小子在那里翻阅。

“亚特兰大的，嗯？”他边说边翻动着纸页。

“是的，先生。”韦恩回答。“说老实话，那里比这儿暖和多了。”这种恭敬和套近乎的语气，对警察来说通常是有用的，潜台词的意思是大家都在路上辛苦奔忙，挺不容易的。可那小子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喂，你不知道在车上安装雷达探测器是违法的吗？”

韦恩瞟了一眼拴在仪表底盘上的小小黑匣子，犹豫了片刻是否该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在纽约，只有一万八千磅以上的卡车安装反雷达探测器才算是违法。他车上装载的货物大约是这个规定的三至四倍，他考虑再三，如果完全装无知，只会惹恼那个小混蛋，得到更加严厉的处罚。他转过身去，模拟着在脸上挂着十分内疚的笑，但这完全是浪费表情，因为那孩子仍然没有看他。只顾追问：“你知道是违法的吗？”

“我想，是的。”

这孩子合上本子，递给他，终于迎着他的目光说：“好了。”

他说：“现在让咱们瞧瞧另外一本。”

“我很抱歉……”

“另外一本行车日志，真的那一本。这本是假的。”

韦恩感到胸口一阵难受。十五年来，他就像成千上万的卡车司机那样，有两个行车记录本。一本是真实记录，包括出车次数、行驶公里数、休息情况以及其他事情。另一本是编造的虚假记录，就像刚才这本，是专门应付警察检查的，上面显示的数据都在法律限制之内。在过去的日子里，天晓得他有多少次这种靠边检查，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来没有哪位警察像眼前这位毛头小子这么认真。妈的，每一位卡车司机都备有一本假日志，他们叫它漫画本，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如果只有你一个人，没有搭档替班，赶不上交货日期，体力透支，疲劳驾驶，阎王爷等着拿你下油锅吧。老天！每家公司都知道这个秘密，他们却视而不见。

他曾尝试跟他们周旋一下，打打商量或者是装可怜，甚至表现出些许的行为过激的样子。但是他知道这不是好办法，那个毛头小子的搭档，一个脖子粗短的大块头，脸上正露着得意的笑。大块头从巡逻车里下来，不想丢掉这个逗乐子的机会，命令他立刻离开驾驶室，他们要进行搜查。看他们那个架势要动真格了，他决定从实招来。他从睡铺的夹板底下掏出那个真实记录本，交给他们。上面记录了他二十四小时行驶九百多英里，中间仅仅只停过一次车，按法令规定必须休息八个小时，他只达到一半。

所以，此刻他眼看着就要被处以一千或者一千三百美元的罚金，他们极有可能连同那该死的雷达探测仪一起处罚，这样的话有可能连营业执照也保不住了。警察递给他一沓单子，并亲自陪同他一起到卡车司机休息处，警告他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招，老老实实呆到明天早上。

等那两位警察离开后，他走到加油站，买了一个不怎么新鲜的火鸡三明治和一箱六瓶装的啤酒。两瓶啤酒一个三明治下肚，他感觉好多了。他想在驾驶室后面的睡铺上好好休息一个晚上，那里足够的宽敞舒适。然而，心里烦躁，将近有大半夜时间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一觉醒来外面是大雪茫茫，他发现自己再一次陷入困境。

两天前的早晨，在气候温暖的乔治亚，韦恩根本没有想到去检查他的防滑链。今天早上打开柜子一看，该死的链子不在里面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定是哪个混账东西借了不还或者是干脆顺手牵羊了。韦恩心里明白美国的州际公路都很棒，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们一个小时就出动了铲雪车和撒沙车，但是他要将车上装载的两个巨型涡轮机送到一个叫查塔姆的小地方，交付给纸浆厂。他不得不离开收费高速公路进入乡村小道。那里的道路很窄，蜿蜒曲折，很有可能路上的积雪没有清理。韦恩又咒骂自己一通。他喝完咖啡放下五元钱的钞票。

他走出门来，点了一支烟，用力拉低勇士牌棒球帽来抵挡严寒。

他能听到其他卡车轰隆隆地驶出了州际公路。他朝自己的卡车走去，靴子踩在雪地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大概有四十到五十辆卡车，一辆接一辆地排列着，同他一样，都是那种十八轮大卡车，比较多的是“皮特比尔兹”、集装箱货运车和“肯沃兹”。韦恩驾驶的是一辆普通的纯黑色镀铬的“肯沃兹”，他们称它为“食蚁兽”，因为它的车头像一个长长的逐渐变细的鼻子。尽管看起来如果挂上标准的高高的冷藏拖车比现在平板拖车上的两台涡轮机要好看得多，但在这个白雪皑皑、天将破晓的晨光中，他仍然认为它是眼前这些卡车中最漂亮的一个。他伫立在雪地上，趁抽完手中香烟的空当，美美地欣赏了一会儿自己的爱车。他不像时下那些年轻的司机，他总是把车打理得乌光锃亮。他将车身上的雪清理干净后才去吃早饭。然而，他猛然想起那些年轻的司机不会像他那样忘了带那该死的防滑链。韦恩·坦纳恨恨地将烟蒂扔进雪地里，用脚碾碎，然后用力抓住扶手，利用惯性将自己荡进驾驶室。

两排脚印在通往马厩的长长路口汇合，女孩都非常守时，她们一前一后几乎同时到达，然后一起上山。她们清脆的笑声在山谷中回荡。太阳还没出来，白色的尖桩栅栏旁边一溜脚印，在光洁的雪地上点点斑斑，向原野的更远处延伸。两个女孩的脚步弯弯曲曲地绕到了斜坡，然后又消失在挤挤挨挨的低矮建筑物之中，这些建筑物在巨大的红色畜舍周围仿佛形成一道护墙。

格蕾丝与朱迪思折进马厩的围院里，一只反应过激的猫飞速从她们身边掠过，踩破平整的雪面。她俩收住脚步停留片刻，朝房子那边看了看，没有什么动静：按往常的情形，这里的主人，那位教她们骑马的戴尔夫人，这时候该起床活动了。

“你觉得我们该不该告诉她一声我们出去了？”格蕾丝轻声问道。

两位女孩儿一起成长，从她们记事起，每个周末都在这里相见。

两人都住在小镇高坡上的西侧，都在东边学校上学，并且她们的父亲都是律师。但是两人平时上学的时候却见不到对方。她们的友谊，包括她们的马全都属于这里。朱迪思刚满十四岁，比格蕾丝将近大了一岁的样子，对于某些重大决断，比如是否该冒险唤醒戴尔夫人，随时准备忍受她不分青红皂白的暴脾气，格蕾丝很乐意顺从朱迪思。朱迪思挤了个鬼脸，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说：“不。”她说：“她只会冲我们大喊大叫，骂我们吵醒了她。走吧。”

马厩里很温暖，香甜的干草味与浓烈的动物粪便气味混合在一起。女孩儿们提着马鞍关上门，围栏里的十多匹马竖起耳朵，齐刷刷地望着她们俩。同格蕾丝刚醒来时一样，它们也感觉到了外面的晨光与往常不一样。朱迪思的那匹深栗色的被阉割过的马，眼神柔和，名叫格利弗。朱迪思朝它的围栏走来，它嘶鸣着凑过脸来跟她厮磨。

“嗨，宝贝儿，”朱迪思跟它打个招呼，“你好吗，嗯。”马儿温顺地后退几步，为站在门口的朱迪思腾出空间。

格蕾丝走了过去，她的马在马厩的尽头最后那个位置。格蕾丝问候路过的每一匹马，轻声地唤它们的名字。她看到了朝圣者，它把头高高地昂起，目光追随着她的身影，看着她一路走过来。它是一匹四岁的摩根马，这种奔跑轻快的马主要产于美国的佛物蒙州，它也已经阉过，它的深棕色毛有时在光线的作用下看起来就像是黑色。去年夏天，格蕾丝的父母把它买来作为她的生日礼物。当时极为勉强，这匹马个头高大，年纪太小，担心孩子难以驾驭，总之是不太合适。可是格蕾丝第一眼就喜欢上它。

他们一家三口坐飞机南下肯塔基去看马，当马匹被牵引到场地时，朝圣者在围栏那边打量着格蕾丝。它不让抚摸，仅仅嗅一嗅女孩儿的手，用颊面的软毛轻轻地拂拭。然后猛地一甩头像一位高傲的王子转身走了，抖搂着长长的尾巴，撒蹄奔跑。它光亮的毛色在阳光照耀下，如同华贵的乌檀木闪闪发光。

卖马的女人让格蕾丝上马试骑，父母交换了一下眼神，格蕾丝明白，他们会让她拥有这匹马。她的妈妈还是小时候骑过马，长大之后再也不曾骑过。但她能一眼识别马的优劣，朝圣者无疑是一匹良驹，与她小时候骑过的马相比，它难以驯服，与众马不同。格蕾丝骑上马背，她能感觉到朝圣者周身澎湃的激情，她知道它内心是善良，而不是顽劣，她俩将配合默契，成为好朋友。

她想给它改一个气派一点的名字，比如以骑射著称的英雄，科奇斯或者可汗。可她的母亲，既专横霸道又开明自由。她跟格蕾丝说，这事你说了算，只是她认为，随便给马改名字是不吉利的。因此，还叫它圣朝者。

“嗨，漂亮马儿，”她在马厩前伸长手臂跟它说话，“谁是我的伴侣啊？”它让她抚摸鼻翼边柔软细滑的茸毛。但是仅仅只是片刻，它便偏头甩开了她的手。“你真会吊人胃口，过来，让我把你弄牢靠些。”

格蕾丝进到马厩里，取下覆盖在马背上的毯子，将马鞍套在它背上，像往常一样它往旁边让开一点，格蕾丝让它站着别动。她告诉它外面有惊喜等着它，并手脚麻利地给它戴上肚带，套上缰辮。然后从工具袋里取出蹄刷，有条不紊地清理每一只蹄子上的泥土。她听到朱迪思领着格利弗已经走出马厩，她仓促之间绑紧肚带，也算是准备就绪了。

她们牵着马出来，趁朱迪思转身去关仓房的大门的空当，让它们在庭院里感受一下雪景。格利弗垂下头嗅了嗅，迅速得出结论，那是它见过无数次的东西。朝圣者却感到十分惊奇，它用蹄子刨了刨，看到被刨开的雪，它吓了一跳。它试探着嗅了嗅，看上去像是有经验的老马的做派。然而，它吸得太用力了，打了个很响的喷嚏，逗得两个女孩开怀大笑。

“它可能以前从未见过雪。”朱迪思说。

“它肯定见过，难道肯塔基不下雪？”

“我不知道，我只是猜测。”她的目光越过朝圣者望了望戴尔夫人的住宅，说，“嗨，过来，我们走吧，不然会吵醒那个泼妇的。”她们牵着马走出庭院，往牧场上端走。在山坡上她们骑在马上缓慢前行，穿过牧场的栅栏门向丛林里走去。太阳从山梁上升了起来，晨曦洒满了山谷，在她们后面是倾斜着的长长的阴影。

格蕾丝的妈妈很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周末必须阅读那些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报刊新闻。它积压了整整一周，像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熔岩。每天，她把那些认为很重要但又来不及看的文章与一些周刊、《纽约时报》随手摞在一起。越堆越多，恐惧在周末来临，如果再不处理它们，她就要被埋在纸堆里了。所有来到世间的文字释放的能量，所有努力奋斗的成果，使你为此感到愧疚。安妮将一大叠报刊扔到地板上，有气无力地从里头捡起一张《纽约邮报》。

麦克林公寓在八楼，那是一幢坐落在中央公园西侧的优雅的古建筑。安妮背靠着墙，双脚蜷缩在浅黄色沙发上，银灰色圆领运动衫配黑色绑腿裤，赤褐色头发扎成一束粗短的马尾巴。阳光从她背后照射进来，她沐浴在耀眼的红光里，光线将她的影子投射在客厅对面的沙发上。

一间粉刷成淡黄色的长形房间。房间的一端摆放着一排书籍，一些非洲工艺品，还有一架大钢琴。另一端则映衬着渔光闪闪的阳光。如果安妮转过身来，可以看到水库的冰面上一群昂首阔步的海鸥。即使在下雪天，即使在星期六的早上，还是有一些慢跑者在外面噤噤地跑了一圈又一圈。她看完这些报纸后也要在外面跑几圈。她端起大茶缸啜饮了一小口。正要把邮报当垃圾处理掉时，却在通常跳过不看的栏目里看到了一则短消息。

“真不敢相信。”她大声说，“你这个卑鄙小人！”

她“噔”地把茶缸放在桌上，快步走到过道拿起电话拨打。她伫立在窗前，一只脚尖轻轻敲打地面，等待对方接电话。水库下方一位老人戴着一个古怪的无线大耳机，拼了老命地朝树林方向踏步。一位

妇女正在呵斥几只拴着皮带的顽皮小狗，它们都穿着搭配很好的针织外套，四肢很短，不得不拖曳着连跳带滑才能前行。

“安东尼，你看了最近的邮报没有？”安妮这话惊醒了她的年轻助理，压根就没想到要说一声抱歉。“上面刊登了一篇关于我和菲斯克的东西，那个混蛋说我把他给炒鱿鱼了，还说我编造新的发行量。”

安东尼说了一些同情的话，但是安妮要的不是同情。“你有他的周末能打通的电话号码吗？”助手去找号码，她走到院子里，那个牵狗的妇人放弃了努力，她拖曳着一群小狗朝街市的方向走去。安东尼查到了号码，安妮草草地记下来。

“很好。”她说，“继续睡吧。”她挂断了安东尼的电话，立刻拨打法罗的电话。

唐·法罗是出版集团里敢打敢拼的律师。自从六个月前，安妮·格雷夫斯（在工作上她一贯使用娘家的姓）被任命为总编辑来拯救这份日益下滑的杂志以来，他们就成了同盟，成了朋友。他们齐心协力驱逐顽固势力，整个杂志社来了一次大换血。那些被安妮和法罗清除掉的作家和编辑中，有几位与报界的关系很好，他们迅速在一些报道名人八卦的专栏写文章进行报复。于是，这个地方被人们称作“坟场”。

安妮也理解他们的满腹冤仇，他们毕竟在这里工作了多年，他们感到这个地方、这个工作已是生命的一部分，忽地被连根拔起弃之不用，的确是让人抬不起头来。况且是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四十三岁的女人驱赶出来的，着实让人难以容忍。整顿差不多要结束了，不过，最近安妮和法罗在精心构建给那些离职人员多少补偿金来让他们保持沉默方面，经验要老练多了。安妮认为对待在邮报上写文章恶意中伤的老混蛋费尼莫尔·菲斯克，这个已经垂暮之年、令人不堪忍受的杂志影评人的待遇是再合适不过的。但是就在安妮等待法罗接听电话的时候，她发现一个让她感到欣慰的事情，菲斯克其实犯了一个大

错，他说她的扩大发行量的数据是虚构的，他们没有造假，发行量是有数据的，她可以拿出确切的证明。

法罗不仅已经起床，他也看到《纽约邮报》的那段文章了。他们约好两个小时内安妮的办公室见面。商量如何起诉那个老混蛋，并且是用准备付给他的每一分赔偿金来打这个官司。

安妮打电话给在查塔姆的丈夫，可听到的却是自己在电话机里的留言。她留下信息告诉罗伯特，这个时候他该起床了，她将赶稍后一班的列车，在这之前她不去超市了。然后她乘电梯下楼到雪地里跑几圈。只不过安妮不是慢跑，而是奔跑，虽然这种区别从她的速度和技巧上不能立刻明显地分辨出来，但对安妮来说，这种区别就像她刚投入这个清晨寒冷的空气里那样，是如此明确和重要。

如韦恩·坦纳所愿，州际公路天气晴朗。星期六的早晨，路上车辆稀少，他忖度，最好是沿着87号公路前行，一直开到90号公路，跨过哈得森河，由北边分岔直抵查塔姆。他仔细研究了地图，上面显示这条路虽然不是最近的，至少不像那些没有清扫积雪的小路。没有防滑链，惟愿他们指给他的这条通往纸浆厂的路，不是泥泞小路或者别的什么。

当他看到90号公路路标并开始偏东行驶时，他的心情舒畅起来，乡村公路风光旖旎，看上去就像圣诞贺卡，录音磁带正播放着加思·布鲁克斯的音乐，阳光在肯沃兹车头那个光洁的大鼻子上跳跃着。情况不像昨晚想象的那么糟糕。嗨，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丢了执照，他还可以回家干修理工。他原先就学过修理技术，当然，这个行当不能赚很多钱。培训了那么多年还得自费购买价值一万美元的工具，想想就觉得他妈的憋屈。然而，有时候，尤其是最近，他感到非常厌倦，每天在路上无休止地奔波，不干这行了或许是件好事，可以有时间呆在家里陪陪老婆孩子。是的，也许还会花更多的时间去钓鱼。